

8004

自序

「點金術」是怎樣寫成的——

忘記了是那位文豪，當他寫完了一段得意的文章時，便把原稿貼在帷簾上，手舞腳踏地；有時幾乎會向外飛跑。從前我以為他至少帶有幾分神經質，現在才明白這是一種情緒高漲的自然表現。這個恍悟是由於我寫完「點金術」之後，也不期然地捧着它在編輯室內連跑帶笑地興奮了足足有十分鐘之久。但我並非慶幸「點金術」寫得怎樣美滿，而是覺得有一塊大理石在我心里卸下了似地。

從江西到四川，沿途的風景迷住了滿車的旅客，大家貪婪地伸出頭去眺望，雖然想馬上到達雄偉的陪都，可是爲了瞻仰罕見的有似芥子園畫本的美景，反而恨汽車開得太快了。我最愛大自然，大自然曾安慰過我人生旅途中斑斑的創傷，不幸這次到重慶去却有一種東西繫住了我，使我的心緒不得安寧。半個多月的旅行，除了沿途各站的風俗習慣稍許知道一點輪廓之外，只是一叢叢的山頭和一叢叢的樹林模糊地在我的腦海中變換着它們的位置。

——是遊子在思鄉麼？是有所愁慮麼？是畏懼險峻的蜀道麼？——都不是，原來在我未離贛之前，正

當是徵募寒衣最熱烈的時候。我也參加了這個有意義的運動。但有些怪現象使我惱怒，使我心慄！許多有錢的人士們，要他們捐幾件寒衣就好瞭拉他們上殺場似地，扭捏吱唔，反而向我們告苦，有的甚至向我們說「人情」，（天哪！並不是我們募寒衣的要他的錢啊！）在這次實際工作經驗中，我才真正認識了宣傳的重要；「宣傳重於作戰」，此語並不過火。要前方加緊出力，要後方加倍出錢，都須賴宣傳工作爲之保障。戲劇，這綜合的藝術，已被公認爲宣傳工作最良的武器，而劇本的選擇與編著却又能決定戲劇演出的宣傳效果，因而劇本創作便成爲當前抗戰建國中的主要任務之一環。不過，千篇一律的抗戰劇本，觀眾只把它當八股文章讀——什麼有一家人家啊，過着安樂的日子啊，不幸鬼子打來了喇，就家破人亡喇，後來軍民合作，就把鬼子和漢奸消滅了啊……這不能說它的主題不正確，假如能變換口味，抓住當前某一實際事件——例如解釋政府頒佈的法令，報道前線抗戰的勝利，或者是擁護什麼運動等等——來編成劇本不是更有意義麼？我對戲劇不敢自稱「內行」，但這點見解却可以担保不會錯的。因此想寫一個徵募寒衣運動的劇本的唸頭，遂油然而生。正要編擬故事時，剛好中央調我去受訓，我當然欣幸之至，可是這個劇本沒有寫出——連頭緒也沒有——心里總像懸了一塊大理石一樣，使我在旅途中沒有心情去賞識大自然的美景；全副精力只集中在「點金術」上——「點金術」就是在汽車里計劃就緒的。

受訓的生活緊張得連寫一張明片的時間也沒有，但我在百忙中仍倔強地揭開少許空隙來窺探「點金術

」的人物的個性和舞台裝置的圖樣。

畢業了，因等車的關係，在重慶又住了十天，事情並不湊巧，天天是警報，好在重慶有天然的石洞，那怕它有幾千磅的炸彈！我安然地坐在浮圖關的石洞里，開始寫作起來，等到離開重慶時，「點金術」居然有了端倪，後來在沿途的旅店里仍繼續編寫，到達太和時已成就兩幕矣。

工作與生活把這半條生命的「點金術」壓在舊書底下，使它不得迅速長成；但，我沒有一天不惦记着這位相隨跋涉的朋友。爲了促成這位朋友快和讀者見面，每當更深人靜時便伴着搖曳不定的孤燈，一邊揮汗，一邊擰住頭額，沙拉沙拉地拼命寫下去。

難產的嬰孩是特別寶貴的，「點金術」之成就難道不值得雀躍三百麼？話又當說轉來，在這種不正軌的生活當中幾斷幾續地完成的作品，疎忽處自所難免，在這里說一聲請讀者諸君和導演先生多加批評與修改，當然不是虛偽的客套了。

——一九四一年春記於江西省動員委員會編輯室

渝1842

梁 仁 遠 劇 作

三幕 悲劇

毒藥

抗戰爲背景，拒毒爲主題。本劇出版後，風行一時，現存書不多。本年由軍管區政治部，江西社訓班，上饒×部政工隊及省立女中先後演出，效果甚佳。

原價五角
增售八角

三幕 喜劇

點金術

抗戰中出力者固多，而出錢者仍未達懇求，本劇即以徵募運動爲題材，內容持重莊嚴，而表面則笑料百出，使觀眾樂於接受，而於無形中加強其國家觀念。

實價角七五分

四幕 劇

新中國
的成長

闡揚三民主義及敘述中國革命過程。本劇目的在糾正一切謬誤思想，使民衆致力於抗戰，而建設自由平等的新中國。現正在著作中。

預約二元
定價三元

獨幕 劇

血絲巾

「祖國勝於愛人，生辱不如死榮。」本劇雖寫於抗戰之前，但已預言出抗戰後之情況。（在印刷中）

定價四角

平劇

勾踐王

以越比我，以吳比敵，且深刻描寫臥薪嚐胆雪恥復仇的啟事。本劇於二十四年在南昌昌新大舞台公演三天，觀眾極形踴躍。（在印刷中）

定價六角

象徵 劇

青年魂

寫一青年戰士的幽靈，歸里探問家屬，可歌可泣之情節層次湧出，惟自始至終，只一人在舞台上活動也。廿九年曾試驗於西南游擊幹部訓練班，由作者扮演，評語甚佳。

定價五角五分

◆ 售 經 總 店 書 力 ◆

三幕
喜劇

點 金 術

全劇人物：江傳道 年五〇，客裔的富翁，好古玩，生活腐化。

江太太 其妻，年四五，觀音信徒，性固執，且帶潑辣。

江洪流 其子，年二六，遇事樂觀，×地後援會徵募隊長。

江柳影 其女，年一九，貌美，天真，有都市小姐風度，肄業於×大學。

季野萍 其媳，年二四，體弱，常患頭暈症，遇事悲觀。

季健萍 野萍之兄，年二八，有藝術天才，後援會宣傳隊長。

羅振夏 洪流等之友，年二八，貌醜，直爽，剛毅，後援會救護隊長。

大元寶 江家傭人，年二六，喜尚時髦，舉止懷愁，笑料百出的人物。

佈景說明

這是江家的前廳，陳設頗為華麗。舞台中央置一敷有花毯的小型圓桌，上面安放着一只古色花瓶，配上幾枝新鮮的花朵。圓桌四周圍了幾張矮凳，都墊有坐枕。左右各裝一門，右門通外，左門通書室。左門與圓桌間有一臥沙發，旁邊擺一放茶具的矮几。右門與圓桌間



有兩張沙發椅和一張寬大的茶几，茶几上放兩三件小古玩。靠左邊的中牆上開一大的漏窗，可以看到後廳的一幅大觀音像，並且那邊敬神的香火是不斷地燃燒着。窗右側設一門廂內，掛有門幃。窗下有一張條桌，上面專門安置古簫。壁上適當處陳列着十餘幅古字古畫，橫直大小不一。

第一幕

時——抗戰第四個年頭。

地——後方某個城市。

人——除江柳影外，餘皆登場。

（幕啓：江洪流、季野萍、季健萍三人圍坐在圓桌邊清算賬目。約兩分鐘後——）

洪流 嘩！成績不差！已經有了四萬二千多塊錢了。（笑着燃起烟捲）

野萍 還差得遠呢——八千！這麼大的一個數目！

洪流 別着急，總有辦法可想。

健萍 當然，事在人爲。

野 萍 哥哥，你別聽他的，「總有辦法可想」，有什麼法子可想呢？（伸一個懶腰）哎喲！我累死了！
躺到沙發床上去！我看你們還是趕快把這四萬多塊錢繳上去得了，想湊滿五萬塊，哼！恐怕不是容易的事吧！

洪 流 我也知道相差的數目不容易到手，不過我是這樣想，多的既然有辦法，少的當然更有辦法。
理想是理想，事實是事實。我問你，這八千塊錢到那兒去撈？你們化了三個月工夫，牛角尖裏都

讓你們鑽盡了，請問你還有什麼辦法？——算了吧！
算了？（走向她）你要知道，八千塊，要多做多少件棉背心，要救濟多少個英勇的戰士？怎麼好就算了？

野 萍 我懂得喲——你這一套！好吧，讓我來看看你的點金術吧。

洪 流 我雖然不是神仙，有點石成金的本領，我却有一個自信的心，就是——這八千元非捐到手不可！
野萍，你記得麼，當初我們發動徵募寒衣的時候，你就說過：「慢說五萬元，就是一萬元也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們學到了點金術的本領。」現在怎麼樣？四個一萬都到手了還有多呢，哈哈！
健 萍 哈哈哈哈！

野 萍 該你說風涼話。哥哥，你還跟他一樣呢，我看相差的捐款是非用點金術不可了！——學校，機關

，團體，商店，都攤派過了，街頭巷尾拉夫式地也捐了很久，還可憐這位宣傳隊長（指健萍）賣力演戲也不下四五次……哼！還有什麼路可走得通？

洪 流 像你這樣遇事悲觀當然是無路可走了。

野 萍 不過你那值得自傲的樂觀，未必就能幫忙你憑空捐出這筆錢來吧？

洪 流 悲觀的人永遠是沒有辦法的——不可救藥！

野 萍 樂觀的人終究是要失望的——水底撈月！

健 萍 我覺得你們兩個不像是說話，簡直是在耍弄筆墨。可惜我的備忘錄忘了帶在身邊，不然我真要記下來，當作編劇的好材料呢！

洪 流 三句話離不開本行，戲劇家就覺得到處是戲劇材料。

野 萍 哥哥，你倒覺得我們這樣說話很有趣，要是羅振夏在這兒，他一定是聽不入耳的。

洪 流 可不是，那個鐵面金剛！（這時羅振夏由右門上）

健 萍 噢！說到曹操，曹操就到。

洪 流 喲，老羅！你幾時來的？

健 萍 我倒忘了告訴你們，他是昨晚由前方回來的。

野 萍 羅先生，你好？喲，你的臉子晒的更黑了。哎呀！你們真苦！

振 夏 沒有什麼。你們都好？今天不辦公麼？怎麼都躲到家裏舒舒服服的來談天？

健 萍 不要說俏皮話了，宣傳隊正在排一個戲，吵得厲害，我跟洪流就到這兒來清算這次募到的寒衣捐。

振 夏 哦，好得很。秋天到了，前方的將士第一件需要的就是寒衣。

健 萍 老羅，你就在這兒談談，我得回到後援會去招呼他們排戲。

振 夏 好，你有事就先請吧。

野 萍 哥哥，媽媽留你吃午飯呢。

振 夏 （正經地）老季，你還是先走吧，有空再來，工作總比吃飯要緊。

（大家偷着笑）

振 夏 （扳起臉孔）難道吃飯比工作還要緊？

（這一下倒逼得大家大笑起來）

健 萍 （邊走邊笑的說：）一個典型人物！好材料！（由右門下）

洪流 到處是他的戲劇材料！

野 萍 羅先生，你怎麼不坐，老站着。在前方辛苦了，到後方來也該好好休息一下。

振夏 謝謝。

野萍（扶着頭）哎喲，剛才算了一會兒賬就頭暈。唉！抗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呀！最後勝利啦，真不知要等到那一天啊！洪流，你陪羅先生坐一會兒，我想到房裏去休息休息！

洪流 你去吧。你的身體……唉！真糟糕！

野萍 可不是，我是沒有資格參加抗戰工作的。羅先生，對不起，失陪了。

振夏（不痛快）你請便吧！

（野萍由左門下。振夏坐下，用力噓出一口氣，下意識地向四周打量。）

洪流 老羅，今天就在我這兒吃午飯，不另外添菜。幾個月不見，咱們談談。

振夏 不，坐一會兒就回會裏去，談話不一定就要吃飯。噯，寒衣捐募到了多少？

洪流 到今天為止，已經有了四萬二千多塊，還差八千。

振夏 要快一點兒，最好三天以內辦好。製好棉背心，我就順便帶到前方去。

洪流 是的，我儘可能加快，不過，這八千塊錢不容易籌到。你就要走麼？你回來有什麼緊急的任務？

振夏 送一批傷兵到後方醫院來。老江，最好能快一點，前方需要棉衣就好像十萬軍火那麼急呢！

洪流 我們在後方的何嘗不知道？我馬上把款子去定製棉背心；不過相差的八千……

振夏 沒有辦法麼？

洪流 辦法總有，恐怕時間上……：

振夏 唯一的辦法，是請你府上捐認這筆數目，幾十萬財產還在乎這一點麼！

洪流 老羅，我們一別似乎就生疎了。

振夏 爲什麼？

洪流 我父親的事你還不知道麼？真是……：

振夏 他已經出過了多少？

洪流 在這四萬二千當中，他——

振夏 （搶口）多少？

洪流 沒有他的份。

振夏 （立起）老江！你當什麼徵募隊長，只會要別人家捐錢！

洪流 請你不要責人過苛，我爲了勸我父親出錢，曾經想盡了辦法，結果他仍然像一塊頑石一樣，況且，還有我那固執的母親哩！

振夏 可以跟你母親商量麼？

洪流 那更不成，她一天到晚只曉得唸經拜佛，求菩薩別叫飛機來炸，她那裏懂得出錢捐獻國家就是教自己的道理呢？

振夏 嘿！你竟會有這麼一個「進步」的家庭！

洪流 但是，我並不灰心，我一定要設法不叫他們做金錢的奴隸，不做民族的罪人，痛痛快快的把錢拿出來。

振夏 （握緊洪流的手）呵！真的麼！想不到你是這麼一個熱血的青年！

（這時江傳道拿着一個古瓶由右門上。大元寶隨之。）

洪流 爸爸回來了？

傳道 （仍端詳着古瓶）唔。你一個人在家麼？

洪流 是的。妹妹上學去了——快回來了吧，十一點鐘了。

傳道 健萍呢？你媽不是今天留他吃午飯麼？

洪流 是的，他到後援會去了，有事兒，說不定也許不來。

傳道 （放下古瓶，觀覽壁上的字畫。）什麼大不了的事，丟了飯不吃？（對元寶）不是還條了菜麼？

元寶 「也是」，白花了二十多塊「打拉死」，不來吃就冤哉枉也。

傳道 你講什麼？

元寶 我講冤哉枉也。

傳道 誰叫你這樣說話！

元寶 我聽到老爺這麼說過。（替傳道裝好水煙袋）

傳道 （坐在沙發椅上）洪流，（順手提起一只古董來觀賞）你今天沒有在外面亂跑麼？

洪流 沒有，——我在家里清算賬目。

傳道 清算賬目？清算什麼賬目？

洪流 寒衣捐。

傳道 咳！你只會募捐！

洪流 （睨視夏一眼）爸爸，這位是羅先生——後援會救護隊的隊長，剛從前方回來。

振夏 （立起）老伯。

傳道 哦，羅先生。請坐。

元寶 （送一杯茶到振夏身邊）羅先……密史羅，前方很——很努力吧？禾狗，禾狗快死光了吧？

振夏 （無以對之）……………

傳道 什麼狗？

元寶 （表示有見識的樣子） 禾狗就是日本鬼子！

（衆笑）

振夏 哦，你說的是倭寇——我們的敵人？不錯，我們的敵人的死期將要到了！因為抗戰三年來，我們越打越強，敵人越打越弱，而且我們的士氣非常振奮，恨不得立刻把敵人趕回它們的小島上去！（稍停）不過，要想得到最後的勝利，我們在後方的同胞都應該拿出良心來，幫助前方將士——（稍停）比方現在秋天到了，前方的將士如果沒有棉衣穿，就很難支持下去，所以我們就應該——（眼光只在古瓶的花紋上打轉）是的，不錯，唔唔。羅先生，你識古董麼？

振夏 （呆望洪流）……

洪流 爸爸，羅先生跟你說正經話呢。（對振夏）你說下去吧。

振夏 所以我們就應該儘力募捐寒衣，使前方將士不會受凍，繼續抗戰下去！早一天勝利我們就早一天幸福，不知老伯認為——

傳道 對，對，言之有理。喂，大元寶，你說，今天買的那個古瓶比較這個（揚起手裏的花瓶）如何？元寶 （得意地接過花瓶，又拿起剛才傳道帶進來的古瓶比一比。）我說還是今天買的「咕特」一點。

傳道 不過那個有花的比較上古一點。

元寶 不，老爺，我是說今天買的「咕特」，「咕特」是好，今天買的好一點；不是說比這個有花的更古。當然，我知道，這個有花的年代更久，錢也化了五百塊「打拉死」呢！

洪流（煩燥）大元寶，你沒事就到書房裏去整理一下，誰教你說上這一大套外國話！

元寶 是，少爺。

傳道 等着，大元寶，擺好象棋盤，我們今天還沒下棋呢。（對洪流）你別瞞他笨頭笨腦，他自小跟着我，賞識過不少的古蹟，倒還懂得一點兒。

洪流 可是，爸爸，羅先生的話還沒有講完呀。

傳道 我不是在聽着麼。

洪流 羅先生還有什麼意思？

振夏 不知老伯對我剛才所說的有什麼指教？

傳道 客氣客氣……唔，這個，抗戰是好事，好事，我是非常贊成的。

振夏 徵募寒衣的運動老伯當然是贊成的？

傳道 那怎麼不贊成！衣食住乃人生之大事也，人焉能不穿衣服？（目光在牆上迴轉一遍，忽然發覺什

麼似的。)大元寶，我那幅觀音古像呢？不是掛在牆上的麼。

元寶 早上我還看見掛在這兒的。

傳道 糟了！誰偷走了？混蛋！（發慌）一幅真跡古畫——唐伯虎親筆畫的，化了六百多塊錢！糟了！洪澍，你知道麼？唉！這兒人多手雜……你的朋友借去玩了麼？

洪澍 沒有，他們都不懂古畫的。

太太 （由漏籠窗格中出現）你急什麼，是我觀音菩薩麼？掛在後廳呢。

傳道 哦，我當是人家偷了。呃，掛到後面去幹麼？這兒光線好一點，很細嫩的筆法都可以看得出，掛到後面……唉！大元寶，快拿到這邊來。

太太 （由中門上）年紀這麼大還像小孩子一樣，觀音菩薩也是可以玩兒的麼！就擺在後廳，讓我天天端點兒香。不希罕你們多事——你們是一輩子也不會敬菩薩的。

傳道 我的太太，這不是菩薩，是一幅古畫。（沒辦法）怎麼好把一幅古畫當菩薩敬？

太太 別什麼我不懂，難道觀音老母我都不認識了麼！

傳道 我沒有說你不懂。關於古畫的事，你說過，不管我，現在又存心跟我爲難。……大元寶，你還是把它掛到前面來。

元寶是！

太太 那個敢勁！

傳道 唉，你簡直……（急得在廳裏加快腳步）咳！真不應該，把古畫當菩薩敬。

振夏 老江，我先回去了。（不耐煩的樣子）

洪流 再等一會兒——問題還懸着呢。（介紹）媽媽，這位是羅先生，我的一個好朋友。

太太 唔。（打量）

振夏 這位就是伯母？

太太 隨便坐坐，別太拘束。（對洪流）健萍剛才不是還在麼？回頭請羅先生一起在這兒吃午飯。

振夏 不用客氣。

傳道（好言向太太）太太，觀音菩薩給還我，別的我都依你好了。

太太 我沒有空跟你囉唆。（說完起身欲走）

洪流 媽媽，這樣好吧：回頭我去另外買一幅觀音來，那個古畫就掛在這兒，反正一樣。

傳道（對太太）你的意思怎樣？就照洪流那樣辦吧？

太太 菩薩能夠東搬西搬的麼！真不懂事！再說，另外買一幅，少不了又要化錢！（逕自由中門下）

傳道 咳！

（大家沉默一會。後廳的木魚聲可以聽到。）

振夏 老伯，剛才你既然贊成徵募寒衣，可不可以……請府上……捐助一點？

傳道 哦，原來羅先生是來向我募捐的。

振夏 不，這本來是令郎分內的責任，我不過順便提起一句。老伯捐不捐與我個人並沒有什麼大關係。

傳道（冷冷地）好吧，就讓洪流和我交涉好了，反正他是募捐專家。羅先生儘可不必操心，對不起，少陪。（向中門走去，一邊說：）喂，觀音菩薩怎麼樣？一點通融的餘地都沒有麼？（下）

振夏 完了蛋吧！我走了。談了半天，一點結果都沒有。（立起）

元寶 羅……密史羅，請等一等，（掏出腰包）我還有十塊工錢，通統捐給前方打仗的官兵做幾件棉背心吧。

洪流（驚喜）大元寶，你真有點兒血性。

振夏（興奮）這樣看起來，中國倒真有辦法！（對洪流）他叫大元寶麼？（轉對元寶）大元寶，你這樣熱心愛國，豈值得我們佩服。這十塊錢你留作零用吧——你一定是很苦的。

元寶 不！「唔」——難道我就不可以愛國麼？

洪流 好，你把錢交給我，我裁一張收條給你。（寫收據）

元 寶 要這個幹麼？

洪流 上面說：收到大元寶先生捐助寒衣×件，合法幣十元正。

元 寶 這個……

洪流 表示大元寶不錯，是一個救國的英雄！

元 寶 不不！「啫啫」！難道我捐寒衣是爲了出風頭麼？可惜我沒有很多「打拉死」，要有的話，連統捐掉都願意。

振 夏 我倒覺得你有一筆大本錢，不過你不肯捐出來。

元 寶 密史羅，你冤哉枉也！我那裏有一筆大本錢「打拉死」？

振 夏 有。你的結實的身體和愛國的熱忱，就是一筆大本錢！

元 寶 噯，密史羅是在跟我開玩笑。

洪流 大元寶，他並不是跟你開玩笑——並不是笑你「大元寶」這個名字；他的意思是希望你到前方去殺日本鬼子。鬼子打退了，大家才有安樂的日子過，不是一筆大本錢麼？

元 寶 哦哦，密史羅的意思，是要我去當兵不是？這恐怕……

振夏 你不願意麼？

元寶 「唔」！不！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花木蘭也打過仗，做過女英雄，何況俺堂堂丈夫也！（京戲道白的口吻）

振夏 那麼爲什麼——

元寶 少爺就明白我的事，我是不能離開老爺一步的。老爺要沒有我呀，什麼也不方便！差不多連解大便也要我跟着呢——真的，不是開玩笑。

傳道 （在內）大元寶！

元寶 你瞧，當面見功。（做一個京戲的武生動作）來也！（走到中門邊，又轉身來說了一個「睛」字，然後掀開門簾飛跑進去。振夏覺得這個滑稽人物很有趣，禁不住大笑鵲聲。洪流用手托住下巴，望着元寶的背影，似乎想在元寶身上打什麼主意。）

洪流 （似有主意了）唔，唔，……

健萍 （由右門上）怎麼，老羅，你還在這兒？——笑什麼，傻子似地？

振夏 笑他家裏這個大元寶。真有意思，不知他那兒學來這一大串外國話，有時又是文戲戲地，還會耍一套武生戲呢！

一套武生戲呢！

健萍 我也覺得這位仁兄夠味兒，哈哈！……洪流，你怎麼一聲不響？

洪流 我有我的心事。（燃起烟捲）

健萍 你有你的心事？……

洪流（漸轉笑容）唔，就這樣……

健萍 到底怎麼回事？

振夏 老江就是這樣——一點不爽直！

洪流 別着急，告訴你們：野萍笑我要捐到這八千元捐款，除非懂得點金術，嘿！現在我真的有了點石爲金的技巧了。

健萍 真的？——我也有了一套！

振夏 你們到底賣的什麼藥？

健萍（指調）老兄，天機不可洩漏。

振夏（帶點怒氣）再不說，我馬上就走了！

洪流（攔住去路）我說我說，你的脾氣就像火一樣！

振夏 算把人悶死了！

洪流 健萍，你有了什麼點金術？

健萍 先說你的。

洪流 不，先聽一聽你的。

健萍 不，先——

洪流 大家不說好了。

振夏 我走好了！

健萍 好好，我先說。（望望後廳，覺得說話不便，便走到圓桌旁，用鋼筆在日記本上寫些什麼。）怎麼樣？有效力吧？我相信我來演這個角兒一定靈驗！

振夏 不見得吧！我覺得他的父親和母親簡直是兩塊大頑石！

健萍 所以就應該用這個點石成金的辦法對付他們，感化他們。

洪流 你的點金術恐怕還不夠感化這兩塊大頑石。

健萍 那麼領教領教你的。

洪流 我的很簡單——這筆所差的捐款一部份該用在大元寶身上。

魏 寶 發覺來了——說話喜歡東瀾西轉的，叫人摸不着頭腦。

洪 流 寫得過健萍的鋼筆，也寫了幾個字。——這樣，我父親只好屈服——還有一個，不過不能宣稱。健萍

「我真能告訴你。（和健萍耳語）

魏 寶 何必這樣秘密？其實我不希望聽見。我以為你們出的主意都不是正當辦法，要嘴就爽快一點，

洪 流 何必弄那些僻把戲！

魏 寶 我們爲了要達到目的——要我家裏捐八千塊錢寒衣捐，所以才這麼幹。

魏 寶 非這麼幹不行麼？

洪 流 難道你還有什麼比較更好的法子麼？

魏 寶 （硬直地）當然有！

魏 寶 哦，老羅，聽聽你的點金術——

魏 寶 什麼點金術點銀術——就是硬要他捐！

魏 寶 他硬不捐呢？

魏 寶 不捐？不捐就打破他父親的古董，推倒他母親的菩薩！

魏 寶 （在內生氣）你不要太硬心了！（暴怒）說不見，外買一輪觀音給你都不行麼？

太太（在內敲木集）不行就不行！一句話，不要再囉唆了！

（大家將注意力回轉到原題上來）

無夏（賭氣）那麼就算了！向別處去捐不可以麼！（忽然嚴厲地對洪流）老江，你能不能以脫離家庭關係來威脅他們？

洪流 何苦要這樣決裂呢？在我們的計劃沒有失敗以前，我決不願意這麼幹。

無夏 不過，老江，時間方面請你估計一下，三天以內我就要走了。再見！

野萍（由中門上）哎喲，幾點鐘了？噢，怎麼，羅先生就要走麼？

無夏 坐的太久了。

野萍 不，洪流，哥哥，快別讓他走，午飯已經好了，等柳影回來就吃。

無夏 對不起，我還有比吃飯更要緊的事。（洪流上前拉他，可是被他擺脫了。他急忙由右門下。）

無夏 這樣伙的性子真像鋼鐵一樣，說一就一，二就二，一點不含糊，真像「國家至上」里面的張老師！

（衆笑）

洪流 做事太性急，不會靈活地運用點藝術手腕，這可說是他失敗的地方。——所以他到處碰壁！

野萍 你們兩個都懂得藝術，可是我並沒有看見你們比人家成功多少呢！我總覺得事情應該讓它自然地

發展；不可能的事不必去強求——強求也是無益的。

洪流 你的悲觀的論調又來了。照你說，中國比日本落後，就不要抗戰了麼？也讓它「自然地發展」好了！

野萍 所以在我的估計下，中國抗戰正像你們這次徵募寒衣一樣……

健萍 妹妹，你這樣思想是很危險的；簡直近於——

野萍 近於漢奸理論是不是？嘿，你們也許以為我是個涼血動物，其實呢，誰不愛他的國家？可是既然打人家不過，那只好妥協。

洪流 妥協？——妥協就是自尋死路！

野萍 唉！死既是不可免，那也只好讓它死去，有什麼挽回的法子！

洪流 爭取呀！怎麼沒有法子！人病了，不可以用藥醫治麼？國家被人欺侮，不可以抵抗麼？（走近野萍）野萍，勝利是需要我們去爭取，它不會憑空掉下來的。你從前老是說；我們的武器不行，打不過人家；但我們有的是堅忍不拔的精神，可以克服一切物質缺乏的困難。抗戰三年來，我們的力量已超過敵人，眼看勝利已不遠了，却要上和敵人妥協，不是等於自殺麼！（稍停）也許你又說：後方的民衆不熱心愛國，但也不盡然，比方說，爸爸不出錢救國，大元寶倒將所有的工錢

捐出來了。中國隨着抗戰一天天地在進步，你却沒有看見——你只看到世界上黑暗的一面，沒有看到光明的一面。

野萍 我真佩服你——佩服你是一位理論家！

洪流 事實是如此，我並不空講理論。

野萍 得了吧，還說不空講理論，眼前就有事實證明你只會講理論，而不顧到事實。

洪流 募捐的事實麼？

野萍（仿洪流的口吻）「多的既然有辦法，少的當然更有辦法。」說的多麼動聽；請問這八千塊錢到那兒捐去？——事實上捐不出這筆款子來，你的動聽的理論總該自己推翻吧！

洪流 八千塊錢算的什麼！我們家里幾十萬財產，在乎這點區區的數目！笑話！

野萍（發起）洪流，你怎麼荒唐到這個地步了？你有本領能捐到爸爸媽媽一個銅子兒麼！

洪流 所以需要運用點藝術的手腕去爭取呀！（笑對健萍）是不是？

健萍 哈哈哈哈哈！對了！只要去爭取，勝利便是屬於我們的！

野萍 我沒有精神多跟你們說。你們除了會講一套抗戰八股之外，還做得出什麼成功的事情出來！（打一個長呵欠）別做夢了，想捐我們家里的錢，等於是向老虎爺爺借豬頭。我早說過，除非你們懂

得點金術；不然，休想湊滿這五萬元！

健萍（玩笑式地）不懂點金術，還能向你吹這個牛麼？哈哈！

野萍 哥哥，你也越來越糊塗了，我覺得你受他的影響不小。唉！

洪流 野萍，我們真有了點石成金的技巧了，你哥哥剛才並不是跟你鬧着玩兒。

野萍 我懇求你們……唉！請你們離我遠一點，使我聽不到你們這樣荒謬的論調。哎喲！我真怕聽那種

離開事實太遠了的話呀！

洪洪 哈哈哈哈！

健萍 哈哈哈哈！好材料！（拿出備忘錄準備記錄時——）

——幕——

第二幕

時——當日下午。

地——照舊。

人——全體登場。

（幕啓：元寶正在整理傢具和古玩。繼而坐在沙發上，順手在耳朵後邊取下半截香煙燃了起來

。琥珀色的夕陽無力地由後廳透進來，帶着懶惰的色彩，惹得活生生的元寶也感覺到無聊的樣子。

元寶（重重地抽了一口烟，將烟頭摔在地上，走過去踏上一腳，悶不過了，於是指着烟頭——）「汪精

衛呀！我把你這賣國的，奸哪——臣——」（唱）未開言，不由我牙根咬恨，罵一聲汪精衛你賣國的奸臣！你祖先是漢族，你應該打日本，爲什麼做漢奸你喪盡了良心！……

洪流（由右門上）大元寶！

元寶 少爺，「姑特貓客」！

洪流 老爺和太太呢？

元寶 老爺爲了這糧觀音菩薩，吃完午飯就睡覺去了，好像好生氣的樣子，到現在一直沒有起來。我閒着沒事，無聊，唱唱戲，消遣消遣。

洪流 太太在幹什麼？

元寶（傾聽）後面沒有木魚聲，大概是在「打坐」吧。

洪流 上午跟你說的話——

元寶 記得，放心，我照你吩咐的那樣幹就是。

洪流 「不過你要機警一點，懂麼？假使老爺不肯出錢的話，你就——」

元寶 「也是」，「也是」，你放心，我一定，一定，一定努力，「唔」，呢，激烈一點！少爺！真老爺就要來了麼？

洪流 差不多要到了。你快把老爺叫醒來。少奶奶呢？請她也到前廳來；可是你不必把祕密告訴她。

野萍 （拿一本書由左門上）你們說些什麼？哎，看一會兒書就頭暈。

洪流 一本什麼書？（坐在沙發椅上抽烟）

野萍 （跟過去）一本希臘的悲劇。

洪流 大元寶，你沒有事情幹麼？（用嘴示之）

元寶 哦，哦，我就去。（由中門下）

野萍 你們鬼鬼祟祟地幹麼？

洪流 沒有什麼——真是神經過敏。

野萍 （斜倚在洪流坐的沙發靠手上）洪流，要是你多看幾個希臘悲劇，你就會覺得命運是有定數的，

人的能力不足以反抗一切的災難和苦痛——我說過事讓它自然發展，當然是有其理論的根據。（得意）洪流，你還有什麼理由能反駁我麼？

洪流

（笑蒼走向舞臺中央）你以為你那幾句理論的根據，就能動搖我的堅毅的意志麼？根本就是你認識不清！你得知：希臘的悲劇，是以宿命論為出發點，它說神的力量是高於一切的，命運是有一定數的，災禍是無法避免的；人們，除了屈服於神的威力之下，是沒有反抗的可能，這已經是反動腐舊落後的文學思潮了，你還想承襲下來麼！假使敵人打來了，你也認為是天降的災難，寧願伸過頭去任敵人宰割，而不拿出力量去反抗，去爭取生存麼！野萍，你的腦子真有換過一副的必要；否則，准做漢奸——起碼是個標準的順民！

野萍

我早說過，故意誇大其詞，是你唯一的本領。（掃興地仍回到書房去）

洪流

我誇大其詞？——行動是根源於思想，一點不差！（自語）咳，我真不行，不能夠把一個思想糊塗而且反動的人糾正過來。（獨自在廳里旋轉兩次）唔，也許這麼一來，她（指書房）這塊頑石，也會點成金子。

傳道

（與元寶由中門上）古董當作菩薩敬，世界上……唉！

洪流

爸爸。

傳道

下午怎麼有空，不募捐了麼？（冷笑着躺到沙發椅上去，眼睛只在壁上來回瞻望那些字畫。元寶忙着替他裝烟倒茶打手巾。）

洪流 寒衣捐款已經募到五分之一；爸爸，我想——

傳道 你想在我身上打點主意麼？

洪流（索性——）是的，爸爸能夠破例捐一次的話，就可省掉許多麻煩。

傳道 你何必一定要幹那個差事呢？家里又並不窮，每月拿他四十塊錢，就像把身子賣給了他一樣，我真不贊成你……

洪流 並不是爲了這一點薪水。

傳道（冷言）我知道，是爲了國家民族。

元寶 不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

傳道 你懂什麼，多嘴！（稍停）大元寶，你記着，以後我們買古董，切不可再要菩薩一類的東西了。

元寶 「也是」。

傳道 是就是，什麼也是！

元寶 那是英文。

傳道 誰跟你講陰文陽文的！

洪流 我希望爸爸少買幾個古董——

傳道 對了，將買古董的錢湊滿這筆寒衣捐，是不是？

洪流 （倒沒有膽量說下去了）大家是這樣希望着，可是——

傳道 可是，可是結果是空想一場？

洪流 （點頭）……

傳道 那又何必廢話！

（門外敲木魚聲。洪流走過元寶身邊，順手拉一拉他的衣角。）

元寶 （會意）哦，外面有敲木魚的聲音。（看住傳道）

傳道 你的耳朵插在袋子里麼？——後廳敲木魚怎麼說是在門外！

元寶 不，「啞」！太太正在「打坐」，這聲音是從外面傳來的。

傳道 （靜聽）唔……

元寶 （毫無疑遲地）把他叫進來！（說完就走）

傳道 你發瘋麼！——叫他幹麼？

元寶 太太吩咐我的，凡是化緣的和尙道士都得叫進來。

傳道 （躊躇）太太不是在「打坐」麼？

元真 可暴，我不叫進來，太太要罵我的。（不經傳道同意便走出去）

傳道（無奈）唉！（起身）進來有什麼好事，少不了又要花錢！

（洪璣暗笑，用輕快的步子由中門下。少頃，元真帶一個鶴髮長鬚，全身灰塵的道士上。那個道士穿一件寬大的八卦衣，繫上一條闊而長的絲帶，左執龍頭拐棍，右執小型木魚，還背上一卷古書。——他就是健華的化身。）

健華（對傳道滿腹）阿彌陀佛。（望觀蒼老）

傳道 混蛋！帶這麼一個骯髒的東西進來！

元真 ……

傳道 快弄出去！

元真 可是，太太……

傳道 不管！快弄出去！（對健華厲聲）出去！

健華（又是一個滿腹）阿彌陀佛！

傳道（怒）大元真！你的耳朵……

（洪璣帶太太由中門上。同時野萍也帶着駭異的表情拉開左門探出頭來。）

傳道：（和事無法挽救，禿然地躺在沙發椅上，把滿肚子的氣由「阿彌陀佛」的字孔里吐出來。）

太太：（見狀奇異）這是怎麼回事？

健萍：老太太，大善人，大慈大悲，阿彌陀佛！（深深地灣下腰去）

洪流：（見健萍一本正經，忍不住拍嗤一笑。）媽媽，也許是化緣的吧？

太太：好，這兒給你（掏出兩張法幣）十塊錢，拿去燒香吧。

傳道：給他一張已經就够了！

太太：沒有你的事！

健萍：大慈大悲，老太太，我不是化緣的。

元寶：他是傳道的。

傳道：（聽到說自己的名字）什麼！

洪流：也許是講經的。（轉對太太）媽媽，最近從峨嵋山上下來一位道師，專門講經，去感化人心，不

要人家一粒米，不要人家一文錢，咱！恐怕就是他！

太太：唔。（對健萍）你從那兒來的？

健萍：剛從峨嵋山下來。

太太 原來是一位老師父！大元寶，搬一把椅子過來！

元寶 (輕快地)「也是」。(搬一把沙發到舞台中央)

健萍 (坐下) 阿彌陀佛！

(這時，野萍走出來，坐在左邊的沙發床上。太太靠着野萍坐下。洪流坐於健萍右方。)

太太 (對元寶) 我看你真不懂事！老師父要講經，快預備茶水。

元寶 「也是」，「也是」！(倒茶)

健萍 (取出古書，向空祈禱狀。)……

太太 老師父講的什麼經？

健萍 觀音經。

太太 (興奮) 觀音經？

健萍 不錯，老太太。因為觀音菩薩是大慈大悲的，她能點化一切執迷不悟的人。

太太 (對元寶) 講法一定很高。(忽而懷疑) 可是我從沒有聽過道士也叫「阿彌陀佛」的，

健萍 (一點) 哦。(是健萍) 不過，現在都作興這麼叫了。

太太 (對元寶) 哦。(是健萍) 不過，現在都作興這麼叫了。

太太（警告地）沒有你的事！（轉向健萍，和藹地：）那麼就請老師父講觀音經吧。

傳道 太元寶，來限我下棋。唉！天曉得……（和太元寶對坐於矮几邊下棋）

健萍（喝了兩口茶，然後翻開古書，提起精神講下去：）

太空世界渾沉沉

八卦乾坤定分明

也有善來也有惡

也有富來也有貧

前人作惡報後代

受盡世間大苦刑

難能解救災和難

南海菩薩觀世音

左有金童右玉女

身坐蓮台顯威靈

焚香禮祇唵阿訶

一年四季保太平

太太（對傳道）聽到麼，觀音菩薩好隨便拿來玩麼？

健萍 老太太不懂里面的意思？

太太 懂懂！——是說一個人要修善念佛，敬觀音。我懂，你講下去。

健萍（繼續唱：）

扶桑三島出妖精

七月七日下午

世人叫它日本鬼

燒殺劫掠三年整

太太 哦！日本鬼子是妖怪？

健萍 可不是！三年前，七月七日那一天，那些妖怪就是日本鬼子，從中國的東北角上跑出來，到處殺人放火，老百姓流離失所，當盡世間酸苦，咳！真是大劫大難！幸虧南海觀音娘娘出來打救，你聽——

觀音娘娘發雷霆

忙遣蟹將和蝦兵

變成千萬游擊軍

殺得妖怪無處奔

傳道（嘲笑）糊說八道！

洪流 爸爸，讓他講下去。

太太 現在在前方打日本鬼子的軍隊，是觀音娘娘派去的麼？

健萍 就是！

太太 哦！怪不得常常聽到我們打勝仗！可是，老師父，怎麼打了三年，還沒有——

健萍 聽我講下去吧！——

蝦兵蟹將赤淋淋

夏過秋來怕寒冷

世人趕快捐寒衣

救濟前方衆神兵

（此時野萍看破了這套假把戲，不由得站立起來，長長地「啞」了一聲。）

野萍 原來……

健萍（驚慌）喂，這位女善人請不要插嘴，我是費了多少辛苦（上面六個字特別吃緊）才到府上來呢！

洪流 野萍，坐下來，靜靜地聽，最好是不要開口。

野萍（斜視健萍和洪流一眼）這就是你們的點金術麼？（不以爲然地冷笑，仍舊坐下來。）

健萍 老太太，剛才這段意思懂麼？

太太 懂，是要我們捐寒衣救濟神兵；不過，蝦兵蟹將是從水晶宮里出來的，爲什麼還怕冷？

健萍（無法應付）……

洪流 在水里不怕冷的東西，到岸上來就一定怕冷。是不是，這老師父？

健萍 對！對！老太太，他說的很對！

太太（似信非信）哦……

健萍（繼續——）

誰人爲善誰有福

誰人作惡大禍臨

捐助寒衣積陰功

善惡簿上記得清

太太（點頭吟味）唔唔……

健萍（加緊——）

大恩大德感天地

大慈大悲感神靈

妖怪殺盡奏玉帝

好做第二觀世音

——南無阿彌陀佛！

太太（內心的喜悅全部流露出來）老師父，捐了寒衣就修了大善麼？就能做觀音菩薩麼？

健萍 是的，老太太。不過捐的數目愈多就愈有辦法。

傳道（對太太）聽他瞎扯！這簡直是個老騙子！

太太 不關你的事，你下你的棋吧。（思索一會，此時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她身上。）請問老師父，要捐多少才有做觀音菩薩的希望？

健萍 那很難說，總之越多越好！

太太（遲疑一會）捐到老師父這兒麼？

健萍 隨便——我代收也可以。

太太 洪流，你說我們捐多少好？（又對野萍）你看怎麼樣？

野萍（指洪流）還是問他吧。我要把這個數目說出來，媽媽恐怕不贊成的。（諷刺）讓他說，他什麼都有辦法，他說出來的數目，不但媽媽會贊成，連爸爸也會贊成的。

傳道（停止下棋）我也會贊成？不見得吧。

野萍 他懂得點金術呢。

傳道 點金術？

洪流（嚴厲對野萍）請你少說兩句好不好！

野萍 對了，我決不再多嘴。回頭你們好把失敗的帽子戴在我頭上。

太太 你們說什麼，我一點也聽不懂，到底是主張捐多少呀？

洪流 媽媽自己決定吧，我的意思……

傳道（玩笑式地對太太）你爲什麼不徵求我的意思？

太太 你？

傳道 也許我也希望你成功一個觀音菩薩。

太太 (並不望他) 那麼你說說看。

傳道 (伸出大姆指和食指) 菩薩

太太 八塊錢？

傳道 不！(忙縮回大姆指，再伸出中指，但最後還是變成原來的樣子。) 好吧，八塊就八塊：不過我

剛才的意思是——

健萍 (冷言) 兩塊，我早知道。

傳道 對了，你聰明。嫌少麼？嘿！

健萍 (失望了) 我走，捐不捐於我又沒有關係。(起身對洪流) 照這樣還有什麼辦法！

太太 算對不起，老師父，我們再商量商量。

洪流 忍耐一點。(推健萍坐下)

野萍 這樣好吧，我說一句，免得大家弄不成功。八十塊，怎樣？

洪流 (漠視) 八十！

傳道 (驚愕) 八十！

太太 (猶豫) 八十……

健萍 (又起身) 老太太，你是一位歡喜修善積德的人，我一看就明白：不過數目太多了，也總有點捨不得，因為現在世界上的人，都被這個財字蒙住了眼睛，當然，人同此心，心同此例，是不是？好，我還有別的地方要去……

太太 不，請再坐一會兒，我就捐八十塊好了。

健萍 不是我過火的話，這個數目實在太少了。(欲行狀)

太太 那麼——

健萍 我還是趁早往別處去。府上這樣寬裕……八十……

太太 八百！怎麼樣？那是最多了。

傳道 八百！(跳起來)

野萍 八百！(半信半疑)

洪流 八百！(仍然漠視)

太太 不少了吧？

健萍 不少不少，實在呢，捐八十，八塊，都可以，都是一樣修善積德；不過，要修成金身，要做觀音

菩薩，那就……

太太 老師父，請你說一句看，到底要捐多少？只要我拿得出來，沒有不答應的。你也許不知道我的脾

氣——敬神的事，我從不馬虎。

健萍 （想一想，然後望着洪流：）這位男善人是令郎吧？他的相貌很有福，唔，（向他端詳）有福，

恐怕是什麼菩薩下凡的。

太太 （大喜）真的？

健萍 （仍端詳他，煞有介事。）唔，一點不錯，金口銀牙！……准是菩薩投胎！

太太 金口銀牙？

健萍 唔，不差。這寒衣捐讓他說說看；金口銀牙的人，說多少，是多少。

太太 哦……那麼，洪流，你說該捐多少？

洪流 我說八千！

傅道 （幾乎要發狂）八千？

野萍 （冷笑）八千！

太太（爲難狀）八——千——

元寶（跑到太太身邊來打氣）「也是」，太太，八千塊錢「打拉死」最「哈特」了！

健萍 老太太，就是這個數目吧？

太太（考慮）……

洪流 媽媽，我覺得八千塊錢在我們並不算多。

太太（呆望洪流）……

野萍 不過，在爸爸和媽媽眼里看來，這筆捐款就不少了。我想還是依媽媽自己的意思——捐八百。（斜視洪流）你們的希望不要太大了！……哎喲！該死該死，我又多說話，自己要找失敗的帽子戴。

導道 八百？八十已經就多了！（帶着一副孤哀子的臉相）我的好太太，請你別做菩薩夢了！

太太 你安靜地坐到那邊去，用不着你空着念。

元寶 太太，八千「打拉死」做一個觀音菩薩並不貴，比方說，這個古董（指桌案上一個比較大一些的古玩）就去了三千……

導道 混蛋！你也跟他們一道了！（這句嚴厲的裁制引起他自己的戒嚴。他讓腰聲勢也堅固地立上去。

「不行！八千塊？誰敢！除非先斫下我的腦瓜子！」

太太 我敢我敢！

傳道 你敢？

太太 我不敢誰敢！八千！就是八千！野萍，到我房里拿支票來！

傳道 嘿，單蓋你的圖章恐怕討不到錢吧？

太太 （立起）拿你的圖章來！

傳道 （窘住）這……

（洪流心里放下了一塊石頭，燃起煙捲死拚命地抽，等着光明來臨。野萍在她丈夫和哥哥的得應的氛圍里，已覺得自己渺小了。元寶高興得跳單人交際舞。傳道正在手腳無措時，忽然石門閃開，一個天真活潑的姑娘雀躍而上。——她就是江柳影。）

柳影 （倚在太太身邊）媽媽，你又生氣了麼？

柳影 （發現健萍）呦！……這是怎麼回事呀？（兩個明眸期待洪流的答復）

洪流 講經的。

柳影 講什麼經？

健萍（舉起一本古書）講觀音經。

柳影 觀音經？活見鬼！給我看！（走過去）

洪流 柳影！

柳影 我看看不可以麼？

健萍（將書藏好）小姑娘，天機不可洩漏！

太太 柳影，別毛手毛腳的。

柳影 不，我要看！（搶過古書，健萍洪流野萍元寶等大驚。）哈哈！什麼觀音經！

洪流 柳影！你……（上前去追他）

柳影（躲開）原來是一本唐詩！哦，是健萍哥哥的，上面還有他的名字。爸爸，你看。

傳道 唐詩？

柳影 可不是，你看：「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猶恐遲遲歸，誰知寸草心，報答三春暉。」哈哈！這鬧什麼玩意兒？

傳道（接過古書）對了，一本唐詩。（讀）「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我早說過他是一個騙子！（愜意地）柳影，他差一點騙去你媽媽八千塊錢！

（洪流等焦急萬分）

柳影 哦！一個騙子！媽媽，不必生氣了，我去叫警察來報復他。

健萍 喂，喂！這位小姑娘，你看看我像一個騙子麼？看清楚一點。（柳影望他）可是，請你別做聲！

柳影 （越看越呆）噢！你，你不是……

洪流 柳影，老師父說了——別做聲，懂不懂？

健萍 天機不可洩漏。

柳影 你還搞什麼鬼，什麼天機不可洩漏！媽媽，爸爸，你們的眼睛真是老花了，連健萍哥哥都認不出來麼！哈哈！你爲什麼扮一個道士？你怎麼跑到家里來演戲？（笑着撥去健萍的長鬚）哈！怪有趣的！

太太 天哪！草的就是健萍！

傳道 原來是你們合夥幹的！八千塊錢，不是可以把五萬元寒衣捐湊滿？辦法倒不錯，咳！……大元寶，來，跟我買古董去。

元寶 「也是」。（想起什麼）老爺，我，我有一樁事跟老爺說。（望望洪流）

洪流（點頭）……

傳道 有什麼事？回頭再說吧，我們上午看的那座小塔，雖然價錢高一點，但是年代倒很涼爽，快，說不定人家會趕早買了去。

元寶 不，我跟老爺說一樁事。

傳道 蠢豬！一定要現在說麼？

洪流 有什麼事明天說吧。

元寶 明天？（望洪流）

洪流 是的，你快跟老爺走吧。

元寶 哦，哦。

傳道（對太太）我贊成你出這筆捐款——越多越好，我一定盡草。（得意地由右門下，元寶隨之。）

太太 唉！你們做的好事，就誤了半天工夫。不是柳影很快的話，就給你們騙去八千塊錢。——無怪健

萍不來吃午飯，我說什麼事情那麼忙。（氣呼呼地由中門下）

野萍（冷笑）點金術算是成功了。

洪流 可是，你以為我們就因此灰心了麼！

健 萍（脫下八卦衣，對洪流說：）對了，我的點金術在偶然的情況下失敗了；但是還有你的呢。

野 萍 我不願多勸告你們一句話，但我希望你們的夢不要越做越低沉。喲！坐了一會，頭又暈痛起來了，讓我去安靜一會兒吧。

洪流 謝謝你的勸告。

野 萍 不用謝謝。（拉一個阿欠由左門下）

健 萍 你們兩個的對話真是富有戲劇性，別讓它忘了——把它記下來。（取出備忘錄）

柳 影 哥哥，我現在才明白是怎麼回事。我真對不起你們，對不起前方將士，對不起國家民族。

洪流 事情離是被你一手破壞的；不過，我知道，你的罪是在無意之中犯的。

柳 影 總之，我是有罪過的。

洪流 你想懺悔你的罪麼？

柳 影 當然，可是我不信仰上帝這件東西。

洪流 只要你信仰我。

柳 影 信仰你？——要怎麼樣呢？

洪流 聽我的話，去和羅振夏戀愛。

柳影（不高興）哥哥，我真不懂你的意思——那樣一個又黑又瘦的傢伙！

洪流 當然，我並不強勉你去愛他。

柳影 那又爲什麼要……

洪流 告訴你，是這麼回事。（停）健萍，你來說吧。喂，你在寫些什麼？

健萍 搜集點金術的喜劇材料。

洪流 真是一位戲劇家。請你告訴柳影，爲什麼和羅振夏戀愛就能夠贖回她的罪過。

健萍 好，讓我來吧。（對柳影）剛才你拔我的鬍子的時候，你知道我的痛是苦怎樣的？

柳影 真對不起，痛得厲害麼？

健萍 嘴唇痛還是小事，心里更痛呢！

柳影 心里怎麼也會痛？

健萍 你想，八千塊錢快到手了，被你這麼一來（做一個拔鬍鬚的姿勢）……

柳影（思忖）噯，我明白，假使我有辦法能夠拿到八千塊錢，我的罪就可以贖回來，那爲什麼一定要和羅振夏戀愛呢？

健萍 你有什麼辦法拿到八千塊錢？

柳影想不出來，恐怕不容易。

洪流：所以你要去和羅振夏戀愛！

柳影：絕對不！哥哥，你這樣說話似乎近於侮辱我！

健萍：不，這是你誤會了你哥哥的意思。

（振夏由右門上）

洪流：老羅，你來了？

振夏：有什麼結果麼？

健萍：被她一個人弄糟了！

洪流：老羅，我來介紹你們……

（柳影氣極了，由中右門跑下）。

振夏：介紹我們怎樣？

健萍：認識認識，沒有什麼。

振夏：老季，你們好像還有一層更深的意思沒有直講出來。

健萍：（輕挑地拍掌）Yes！

振夏 說呀！真把人悶死了！

洪流 介紹你跟我妹妹戀愛，大概你不會反對的吧？

振夏 戀愛？至少現在我是不需要。請你們趕快告訴我，捐款到底有沒有辦法，我後天就要走的。我沒有工夫跟你們談些關於女人的事。

（這時，野萍從左門現出半個臉來，可是大家沒有發覺她。）

洪流 正因為捐款無法解決，所以我們想請你和柳影戀一次愛。

振夏 戀愛可以產生出金錢？

健萍 在某種情形之下是可以的。

振夏 老季，你把原因告訴我，也許我會允許你們的要求。

健萍 要是能夠對你說明的話，就用不着你這樣着急？實在的，老羅，里面有點苦衷，你不必去追問它

洪流 老羅，爲了捐款，爲了前方苦鬥的將士，請你暫且忍耐一下吧。

健萍 假使你照我們這樣做，包你在你未到前方以前可以達到我們預定的目的。

振夏 好吧！（無奈）我讓你們去擺佈好了。不過，說句老實話，老江，我頂不愛你冷妹，太「現代化

「了；當然囉，在她高傲的態度下，還會變我這麼一個粗陋的小子麼！既然成功，將來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那時就不能怪我。」

洪流：「可以可以，這些事情還遠得很呢。只要你答應這兩天來我家里追求她就行了。」

振夏（氣惱）：「我算不懂爲什麼要這樣幹……」

野萍（探出頭來）：「羅先生，你不懂麼？這就是他們那個不便宣佈的點金術！」

（大家愕然地看住這位竊聽者）

第三幕

時——第二天。

地——照舊。

人——全體登場。

（幕啓：金紅色的陽光佈在廳里，四周很寂靜，有一種清晨的美。柳影躺在沙發上看畫報。不時看一看錶，似乎在期待什麼。俄而，振夏由右門蹣跚上。見柳影，躊躇一會，正擬轉身時——）

柳影（發現了他）（按更特羅！）

振夏（回轉來）你早，江小姐。還沒上學麼？

柳影 不是等着你來麼？

振夏 等我？

柳影 怎麼！（按更特羅）不是來看我的麼？

振夏 對了，我是來看看江小姐的。

柳影 是嗎？那就沒有錯。

（兩人尷尬地對笑一下）

振夏（自行坐在圓桌邊）唔，今天天氣……

柳影 天氣怎麼樣？

振夏 唔，很好，天氣不錯。

柳影 是嘛，不錯。

振夏 江小姐功課忙麼？

柳影 謝謝，還好。

振夏（想不出什麼應酬話了）……

柳影 密史特羅那天同前方去？

振夏 本來今天就要走了。

柳影 有什麼留戀麼？後方究竟比前方舒服呀！

振夏 也可說是有所留戀——留戀八千大洋。

柳影 八千大洋？

振夏 就是這筆寒衣捐款。

柳影 哦哦——

（兩人沉默一會）

振夏 江小姐，我真不知要對你說些什麼才好。

柳影（體會他的意思，因而羞答答地。）隨便談談吧。

振夏 江小姐，我真……

柳影（把頭垂下，轉過一邊去。）……

振夏（焦急而納悶地走開去）唉！怎麼才能表白我的心情呢？

柳影（做出不滿振夏的樣子，但又強勉強地走近他。）密史特羅……

振夏（回頭望她）……

柳影 我以爲你是一個英俊有爲的青年。

振夏 是這樣麼？

柳影 在我的眼光里至少是這樣的。

振夏 江小姐，希望你把我估計得低一點。唉！我心里真悶的慌！

柳影 密史特羅有什麼心事不妨談談，都是熟人。（說完便回到臥沙發上去）

振夏（手脚無措，像熱鍋上的螞蟥一樣，最後，放出勇氣，走到柳影身邊——）江小姐……

柳影（兩頰緋紅）……

振夏 我真……

柳影 說呀！有什麼了不起的事！

振夏（又望到圓桌邊）唉，我不便當着你說這句話。

柳影 爲什麼？

振夏 你要怪我的。

柳影（起身，倚到振夏身邊。）你請說吧，我決不見怪。

振夏我……唉！

柳影你——你怎麼樣？

振夏我……

柳影你，你愛我？

振夏（愕然）……

柳影不就得了麼！有什麼不好說的呢？

振夏江小姐，你完全誤會了我的意思。

柳影難道你還有別的什麼意思？

振夏你說的完全和我的本意相反。

柳影相反？——那麼就是你不愛我囉？

振夏對了！

柳影真的？

振夏一點不假，我內心對你就是這樣，所以我不便欺騙你。……江小姐，請你格外原諒。

柳影（失望似地躺到沙發上去）……

振夏（過去安慰她）江小姐。你心里覺得難過麼？

柳影 是的。

振夏 其實，像我這樣粗糙的人，那一點值得你愛呢？

柳影 不，密史特羅，你也誤會了我的意思。

振夏 那麼，是爲了什麼呢？

柳影 我也是爲了這八千元捐款。

振夏 請你說明白一點，我不十分明白。

柳影 你以爲我真的愛你麼？

振夏 是的；照你剛才的舉動就可以推想到。

柳影 其實，我對你和你對我是同一種心情的。——因爲你並不是我理想中的朋友。

振夏 哦？（反而高興起來了）

（甯靜片刻。後面傳來腳步聲。）

振夏 是你令尊麼？我，我要走了，再見。

柳影（擋住他。聲音故意放得響亮。）密史特羅，再坐一會吧。你知道，我是怎麼愛你喲！

振夏（驚異）……

柳影真的，你真是我理想中的愛人，密史特羅，你說你十二分愛我，但我更是十二萬分地愛你呢！

振夏你，你怎麼看——瘋了？

柳影是的，我好像是要發狂一樣，因為我太愛你了。

（太太由中門上。振夏急由右門跑下。）

太太你還就在家里？

柳影是，媽媽。（拿起書包預備出去）

太太等一等！

柳影時間不早啦。

太太不早了？我想跟你談幾句話你就不耐煩，自己的媽倒比不上別人。

柳影別人？——是說羅先生麼？

太太唔（鼻音，音尾向上）！你說是他就是他吧。——你們剛才談些什麼？

柳影談談讀書的事。

太太 哦——讀書的事。柳影，當着媽的面前也會撒謊。

柳影 我沒撒謊。

太太 可是我在後廳聽見的；還好，年紀雖然老一點，幸虧耳朵還沒有聾。

柳影 聽見就算了，我要上學去了。

太太 （厲聲）柳影！

柳影 （止步）……

太太 我也不便阻攔你去上學，不過，我要跟你說一句話——只有一句；你想嫁給姓羅的我一定不答應！

柳影 （假裝離過）媽媽，這有我的自由。

太太 不管怎麼樣，我決不願眼見你和他結婚——除非我死了。

柳影 爲什麼要這樣對待我呢？（揩淚）

太太 因爲我太愛你了。

柳影 可是我太愛他了。

太太 柳影，非這樣不行麼？

柳影 （倔強）是的；並且我想馬上跟他結婚。

太 天哪！馬上……

柳 影 媽媽，請妳原諒這個不孝的女兒。

太 太 可是，你自小就聽我的話的。是什麼妖怪害了你喲！（抽噎）

柳 影 （上前安慰她）媽媽，不必難過，就算沒有我這麼一個女兒吧。

太 太 天哪！幾時聽她說過喜歡那個傻蛋一樣的東西喲！難道世界上除了姓羅的就絕了男人種麼——就

沒有可愛的了麼？

柳 影 有是有的。

太 太 （似覺有一線希望）誰？你說。

柳 影 不！

太 太 你說呀，也許我會答應你。（加緊）說！你還愛誰？

柳 影 我愛大中華民國……

太 太 我並沒有阻止你不要愛國，可是你切不可去愛那個羅先生，羅先生，你看他！……唉！

柳 影 怎麼？

太 太 他那副凶樣子——他配做我的女婿麼？答應我，柳影，你說，「我不再跟羅先生談話了」，你說！

柳影 可是媽媽先答應我——

太太 好，我什麼都依你，只要你不愛他就行。現在你想怎樣呢？

柳影 答應我——我要愛國。

太太 傻孩子，誰不愛他的國家呢？剛才不是答應你了麼。

柳影 光是這樣答應有什麼用？

太太 還要怎樣？

柳影 真正愛國是要拿行動去表現的，比方到前方去殺鬼子呀，在後方做生產事業呀……

太太 你做得什麼了呢？

柳影 不一定就要那樣愛國，還有，出錢也是愛國。

太太 那麼你就出點錢吧。

柳影 好，媽媽是答應我了。

太太 答應你。（抱着柳影的腰）可是，聽話的孩子，你也要答應我呀。

柳影 我答應妳——以後不跟羅先生談話了；好吧，媽媽？

太太（大喜）到底是我親生的女兒！壞東西，剛才真把我急死了！（摸出三張十元的鈔票）好了，你

上學去吧，這個拿去愛國。

柳影 媽媽，你是和我開玩笑麼？

太太 不，真的，你拿去；你覺得多了的話，餘下的錢，就買點糖吃好了。

柳影 這簡直——

太太 ……………

柳影 這，這夠什麼？

太太 哦？少了？——要多少呢？

柳影 我要捐八千塊錢，做成棉背心，送給前方抗戰的將士們！

太太 這個數目真要把我嚇壞了！

柳影 那麼算了，我也不愛國了，還是我那位羅先生去！（急行）

太太 （追之）柳影！柳影！

柳影 別管我的閒事；八千塊錢究竟比一個女兒貴重得多啦！（由右門下）

太太 唉！前世造了什麼孽？……………要嫁姓羅的！……………要八千塊錢愛國！……………唉！……………

（傳道與元寶自右門上）

傳道（鬼狀奇怪）太太！

太太（不睬他）……

元寶（低聲）太太不高興，好像哭了。

傳道 你說什麼！快把這些古董和字畫洗刷一下。（元寶把新買回來的古董去處理）

傳道 我說，太太……

太太（思索）……

傳道 心里不舒服麼？

太太（考慮）……

傳道 觀音菩薩我不要了，放心，明天化三百塊錢再買一幅；不過希望跟你那幅對調一下。

太太（突然——）我決定捐八千塊錢寒衣捐！

傳道 這是什麼意思？

元寶 真的，太太？（雀躍）

傳道 你還想做觀音菩薩麼？我不相信你有這麼慷慨。

太太（自言）就這麼辦吧。（逕自由中門下）

傳道 你……喂！（起先是狠心，繼而暗笑。）大元寶，水煙袋！

元寶 （輕快地提過水煙袋，又敏捷地擦了火柴。）老爺同意太太的主張麼？

傳道 說你是個大元寶，一點也不折扣；太太真的會捐八千麼？那我准捐八萬！

元寶 （失望了，但他却在打自己的主意。）老爺……

傳道 什麼？

元寶 我有一件事。

傳道 什麼事？

元寶 昨天我就想跟老爺說的那回事。

傳道 唔，現在你說吧。

元寶 不過——

傳道 你說好了，你有什麼爲難的事，我總儘量幫助你。

元寶 我想……我想……我要跟老爺分別了。

傳道 分別？到那兒去？

元寶 當兵去！

傳道 當兵？大元寶，你怎麼有這個野心？你也想學薛平貴那麼樣，將來做皇帝？可是，現在不同了，

要做個小官也不容易。所以人家說：「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

元寶 不！「啫」！現在人家都說：「好男才當兵，好鐵才打釘」哩！

傳道 這是人家騙你的！

元寶 老爺剛才說的才是騙我，

傳道 好，你要去就去吧，看你也沒有這個膽量！

元寶 那麼，我去了，老爺自己保重。

傳道 （見他真的要走的樣子，於是急忙喚回他。）大元寶！

元寶 （回頭）……

傳道 你真的要走麼？

元寶 是的，老爺。真……真對不起。

傳道 你真的是去當兵？

元寶 「也是」，馬上跟密史羅到前方去。（欲行）

傳道 回來，回來，我再跟你談談。

元 黃 我……

傳 道 回來，走前兩步！（氣憤）慢說當兵，就是去做官也可以再跟我講幾句話。

元 黃 （走前兩步）老爺還有什麼教訓？

傳 道 大元黃，你是知道的，我沒有你，什麼都不方便，就是連買古董也沒有誰來陪我。記得你才這麼高——是十一歲吧，你媽得了癆病，把你賣到我的家裏來，我看你很聰明，就承受了你，現在算來已經……呃，十五年了。我把你當作半個兒子看待，因為你做事很勤快，並且你又懂得我的心事，我總喝一口水，還沒開口，茶碗就擺在我的面前了。（情感地）你知道，大元黃，太太整天整夜唸經，少爺小姐也很少在裏面，少奶奶又是一個病殼子，假使不是你日夜陪伴我，或是下下棋，或是談談天，或是研究研究古董，我的日子最不知要怎樣過哩！現在，你倒忍心要走，叫我……

元 黃 老爺，這些我都明白，不過，「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好男兒志在沙場」，這個……

「留名千古」。

傳 道 還一套我當然知道，知道的比你更清楚，但是你也應該替我打算打算，我將來的日子……

元 黃 「也是」，要是我走後，老爺將後的日子就很難過了。

傳道 對呀，所以你不能離開我。

元寶 我……我一定要走。

傳道 是我虧待了你麼？

元寶 「唔」！

傳道 少爺他們對你——

元寶 更不是。

傳道 那麼就不要走了。只要你永遠跟我在一起，就表示你對我有良心。

元寶 但是，老爺，國家比老爺更要緊。

傳道 （羞怒）說了半天還是不通！你要走就馬上滾蛋！

元寶 「也是」！（提腳便跑）

傳道 等着！（大怒）不准走！

元寶 老爺……

傳道 不准你走你就不能走！哼！

元寶 我，我可以……我……

傳道 你怎樣？殺了我？

元寶 不敢，老爺，這，這那兒話！我是，終久我是要偷說走的。

傳道 這樣堅決麼？嘿，真想不到！（往返踱步）從來都沒有聽你說過要去當兵。當兵……在這兒多

舒服？偏要去當兵！真是……（語氣轉和緩）大元寶，你到底爲了什麼？是誰買動了你麼？……

……你想做大官？……還是真爲了救國？

元寶 真爲了救國。

傳道 其實——那位羅先生也說過——救國不分前方後方，爲什麼一定要到前方去當兵？

元寶 我在後方又幹不了什麼，假使我像老爺這麼有錢，我就不去當兵了。

傳道 唔……

元寶 我就可以捐一筆錢去做寒衣，救濟前方將士，也就是救國之道。

傳道 這倒像話。

元寶（見有良機可乘，走前兩步——）哦，老爺能夠替我捐一筆大錢去救國麼？

傳道 假使你馬上打消去當兵的唸頭，倒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事。

元寶 真的？

傳道 對你還用得着說假話；只是你不能走。

元寶（喜出望外）老爺待我太好了，我願一輩子跟着老爺。不過，老爺打算替我捐多少呢？

傳道 你說吧。

元寶 我，我不敢說。

傳道 你就捐三十塊錢吧。

元寶（失望）老爺，沒有辦法，我非走不可！我要求的數目，老爺一定不會答應我。

傳道 少了麼？那麼你自己說好了。

元寶（放胆地）我要捐八千「打拉死」

傳道 你在說夢話麼？

元寶 不是夢話。老爺，我早就知道，我是一個值不到八千塊錢「打拉死」的大元寶，老爺還是讓我

當兵吧。

傳道 咳！現在世界全變了，人心也變了，個個不想享福，大家搶着要去當兵，大家爭着要出錢，究竟爲了什麼？咳！真想不注！……八千塊錢……好容易……八千塊錢……（沉思一忽）好吧，大元寶，你慢一天走，我或者可以答應一部份，不過你說的那麼多是萬萬做不到。

元 寶 謝謝老爺。

傳 道 唉……

（洪流由右門上）

傳 道 （見他又氣又急）你們，咳！你們……什麼魔鬼捉住了你們……

洪 流 爸爸。（傳道不理，使勁地坐到沙發上去。）爸爸生誰的氣？

傳 道 （仍然不理。但忽而站起來——）牛誰的氣？問你們！（高聲）問問你們自己！（衝入中門）

洪 流 怎麼樣了，大元寶？

元 寶 希望不大。

洪 流 小姐那方面呢？你聽到一點消息麼？

元 寶 太太肯，老爺不肯。

洪 流 （坐下來抽煙，漸漸有了笑容。）那就好了。只要太太肯，辦法就多了。

元 寶 「瞎」，老爺，單是太太一個人的圖章是對不到錢的，我想太太那邊那有這麼多的現款？

洪 流 唔……不過可以用金器去押換。

元 寶 不！太太只知道收金子進來，從來沒有見到她換金子出去。

洪流（焦急）大元寶，你怎麼！弄了半天，一點效力都沒有麼？

元寶 他答應我捐一部份，不過要想八千「打拉死」是靠不住的。——他說我在講夢話。

洪流 多少呢？

元寶 沒有說定；一兩千「打拉死」是沒有問題。

洪流 不見得吧？

元寶 假使我拼死拚活要走，再多一點都可以。少爺，妳想，老爺要沒有我侍候，他——

傳道（在內）大元寶！

元寶——他簡直會睡到床上不想起來。老爺！什麼事？

傳道（在內）我的圖章擺在那兒？

元寶 不是在……

傳道（在內）快來！快來！

元寶 來也！（急下）

洪流（沉思）三千……唔，三千大概可能……妹妹這邊，算他五千……八千……（微笑）
八千！目的就達到了。

野萍 (由中左門上) 嗨，你在家？(睡眼惺忪的樣子)

洪流 怎麼，你才起身？

野萍 可不是；不知怎的，總提不起精神來，什麼事也感着無味。

洪流 哼！中國的青年都像你這個樣子——

野萍 我代表你說吧——(裝男人腔調)——中國的青年都像你這個樣子，也不必抗戰了！是不是？當然囉，要是中國的青年都像你這個樣子，高上就可以復興。可是，哎喲(一個呵欠)，日本鬼子怎麼還沒有退出中國的領土呢？

洪流 我沒有空閒跟你說這些鬥氣的話。

野萍 你的精神是要留着做點金術的玩意兒吧？

洪流 不錯，你聰明。

野萍 點成功了麼？(渺視他一眼)

洪流 等着吧！

野萍 跟中國抗戰一樣——等着吧，勝利就要到來的。唉！(倒到沙發床上去)

洪流 你這種失敗的心理，早晚我要把它糾正過來。

野萍 除非你真的能夠把石頭點成金子。

洪流 不用着急吧；雖然還沒有成爲金子，但至少是變成銀子了，嘿！

野萍 不錯，中國人最會講些自己安慰自己的說話。

洪流 我不跟你爭論，事實會使……白。

（傳道和元寶上。傳道看洪流等一眼，逕由右門下。元寶提一只口袋跟在後面。）

洪流 大元寶！

元寶 少爺。

洪流 又去買古董麼？（不高興）你……

元寶 我對老爺說了，決定不走——不去當兵了。

洪流 好，你去吧！無用的傢伙！

元寶（輕辱）少爺，別生氣，他剛才答應了我三千塊錢「打拉死」。

洪流 真的！（和他握手）大元寶真是一個——一個英雄！

元寶 少爺取笑我吧，抗戰將士才是英雄哩！

傳道（在內）大元寶，快來！

元 寶 哦！來了！（下）

野 萍 你們玩什麼把戲？

洪 流 這也是你頂不相信的點金術。

太 太 （慌張地由中門上。她向台上的人望了一遍，然後向洪流：）你爸爸呢？

洪 流 剛才出去了。

太 太 趕快叫他回來，一去就是一整天！

洪 流 （猶豫）媽媽有事跟他說麼？

太 太 別管，走的不遠麼？快去叫他！

洪 流 好，我就去。（下）

太 太 （坐在圓桌邊）真是麻煩，害得我今天經也沒唸。

野 萍 媽媽今天好像有什麼難過的事？

太 太 可不是麼！（向野萍這邊走去）野萍，你知道柳影這孩子和那個羅先生的事麼？

野 萍 不知道——什麼事？

太 太 不知道就算了。

野萍（好奇）他們……他們怎麼樣？

太太 柳影這小東西要跟他結婚，你說，真氣死人！

野萍 有這樣的事麼？我想他們決不致這樣吧。——他們兩個根本性情就兩樣。

太太 我也是這麼說；但是——

（傳道，洪流，元寶三人共上。）

傳道 是不是不許我去買古董？

太太 不許去買古董也是一件事。

傳道 不過我打聽到有一副象棋，曾經經過了諸葛亮的手，嚶，也許就是諸葛亮的吧？價錢很便宜，只

消花二百四十塊錢。因為這一點錢用不着你的圖章，所以就沒有預先告訴你。（轉身）

太太 嚶！等着！你不用我的圖章，我倒要用一用你的圖章。

傳道 做什麼用，太太？只要用之得當，我還敢說個不字麼。

太太 我真準備捐八千塊錢寒衣捐，這回可不是爲了我要做觀音菩薩，倒是爲了柳影。

傳道 爲她？

太太 是她要捐這筆錢。

傳道 你就答應她麼？

太太 噯，我一口答應了。

傳道 這等於是開玩笑！

太太 不要廢話，拿圖章來！……大元寶，圖章放在那兒？我自己去拿。（欲下）

元寶 太太，剛才在裏面，現在老爺把它攔在身上了。

太太 哦，你是有意跟我爲難？

傳道 說那兒話！你要捐這麼大的一筆款子，才是跟我爲難啦！

太太 我問你：你要八千塊錢呢？還是要一個女兒？

傳道 八千塊錢？……女兒？……我不懂……

太太 聽便你吧！假若你不肯蓋章，柳影便是人家的人了。

傳道 她——她要嫁人？

太太 唔！

傳道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算個什麼！你能把她養到老麼？

太太 可是他要嫁給羅——（對野萍）羅什麼？

野萍 羅振夏。

傳道 羅——振——夏——（向洪流）羅振夏是誰？

洪流 就是那天向爸爸募寒衣捐的那個——粗頭粗腦的，長的非常醜的那位羅先生。

傳道 是由前方下來的那個姓羅的麼？

元寶 「也是」——老爺，就是他，帶我走，帶我到前方去當兵的也是他！

傳道 哦！是這個混蛋？——柳影要嫁給他？我不大相信。

洪流 確有這麼回事，爸爸。他們兩人時時刻刻在一起，熱得很，並且準備着要結婚了呢。

傳道 咳！該死！該死！

太太 那麼，還是依我的意思，在支票上蓋一個章，替她捐這筆錢吧。

傳道 那爲什麼？

太太 這樣她便不再跟姓羅的結婚了。

傳道 但是，我不明白柳影爲什麼要這樣做？其實捐的錢她自己又得不到一個。

太太 她說是爲了救國。

傳道 （惱怒）救國！救國！你們都是好種！就只我是個大大的飯桶！

太太 不管怎麼樣，總是女兒大事！

傳道 我就不希罕這樣的好女兒！

太太 那你是願意她跟姓羅的結婚囉？

傳道 也不願意。

太太 那麼蓋章好了。

傳道 章也不蓋！

太太 那就要我死！（氣極了）東也不是！西也不是！今天跟你說了幾句好話，你倒放肆起來了！

（野萍偷向洪流冷笑一聲。洪流走過去。）

洪流 （輕聲）幹麼？

野萍 （輕聲）銀子變成生鐵了！

（大家沉默一會。洪流抓頭摸臉。）

洪流 （似有辦法了）媽媽，支票給我，讓我跟妳寫好。

（太太把支票給他）

傳道 不必寫！我知道你是個老牌的愛國份子！四十塊錢一個月的徵募隊長！

洪流 爸爸不必生氣，我完全是爲了妹妹。（坐到桌邊去）

傳道 你寫你寫——寫八萬塊錢也是枉然的！

太太 你寫，洪流。看誰厲害！

洪流 爸爸，就少寫一點吧。

太太 不！不能少！

洪流 媽媽也不必生氣，妹妹並不是難說話的；回頭我去對付她。

太太 你能保險？

洪流 我負完全責任，不過數目不能太少。（開始動筆）寫七千？

傳道 七千？——不行！

洪流 好了，六千。

傳道 不！不！還是多了。

元寶 寫五千塊錢「打拉死」，不多也不少。

傳道 多嘴！五千塊錢也多了。

太太 五千太少了！

洪流 五千就五千吧，折中的辦法，多了爸爸不肯，少了媽媽不行；再說，妹妹那邊還得要我來說情呢。
。（寫好支票）媽媽，圖章呢？（太太把圖章給他，他蓋好後，又對傳道：）爸爸，請你也蓋一個章。

傳道 給我看。（接過支票，思索一會，然後摸出圖章。）算你們厲害！（沒奈何地蓋了。洪流急忙把支票藏好。）沒有事了吧，太太？唉！……大元寶，買諸葛亮的象棋去！

元寶 （輕快地跳躍）好好，說走就走。

洪流 （輕聲）大元寶，你的事也在這兒解決吧。

元寶 （會意）哦哦，老爺，慢點兒走。

傳道 幹麼！

元寶 還有我的寒衣捐呢？老爺，請你跟我照樣寫一張支票。

傳道 下次再談吧。

元寶 就現在——當着大家在面前……

傳道 也好。太太，你的圖章也得借我用一用。

太太 什麼？你又要買什麼值錢的寶貝？

傳道 不是買古董，也是一筆寒衣捐。

太太 也是一筆寒衣捐？

傳道 是的，替大元寶捐的。不然的話，他就要去當兵。

太太 讓他當兵去好了。

元寶 到底太太是個明白人。老爺，我走了。

洪流 對了，大元寶倒不是個平庸的人；當兵打東洋，是一種英雄的行爲，我們都不攔阻你。羅先生明早就要到前方去，你今天可以跟他接好頭，或者今晚就住在後援會……

傳道 你把大元寶安置得倒很妥當，但是我早說過了，不准他走！

元寶 不！「搭」！我要走！

傳道 你不是答應我了麼？

元寶 但是這筆捐款……

傳道 馬上就替你解決。（對太太）請你發發善心，救救我，我沒有大元寶侍候是不行的，請你答應我替他捐三千塊錢寒衣捐吧。

太太（驚呆）三千麼？

元寶「也是」，太太，小姐是五千呢！

太太（怒）你能跟小姐比！想想你是什麼命！

元寶對了，我的命只配富兵。（走向右門邊去）

傳道回來！（元寶不動）好太太，你將就點吧。洪流，你來寫支票，這是你最願意幹的玩意兒。

（洪流預備寫支票。野萍移至洪流身後——）

野萍（輕聲）喂，差不多要變成金子了。

洪流（傲慢然而帶譏諷）笑話笑話，仍然是一塊大石頭！（準備寫的姿勢）

太太洪流，你寫多少？

洪流不是說三千麼？

太太說三萬你也寫三萬！

洪流（自語）又得講價錢。（對太太）那麼媽媽的意思——

傳道洪流，你還是寫三千。

太太三千一定不答應！

元寶我走！

太太 你走！

傳道 慢着！

洪流 大家不必爭了，還是照例減下一點吧。

傳道 可是大元寶——

洪流 沒有關係，大元寶有我——我可以說服他。（起身至台前）大元寶，到這兒來，（元寶趨前）你的捐款我担承，放心，不過要減少一點，你可以把當兵的唸頭打消，因為你已經愛了國家，盡了救國的一部份責任。現在你到後援會去，告訴舅老爺和羅先生，還有小姐也在那兒吧，說我在家里，在家……說在家很好，很順利，希望他們安心做自己的事。事情辦妥了就到這兒來一趟。你懂我的意思麼？

元寶 懂！懂！（由右門下）

洪流 快回來呀，回頭要跟老爺去買象棋呢！（仍坐到桌邊寫支票。寫好後蓋上太太的章，然後對傳道說：）爸爸的圖章呢？

（傳道看後把圖章給他。他代蓋。）

太太 圖給我！

洪流（把支票送過去給太太看，可是並不給她。）媽媽，妳看，並不多。

太太（看後把支票搶回來）由你們說！由你們寫！兩千塊！真是一個大元寶麼！（把支票塞入衣袋）

哼！

傳道 洪流，那一張五千的支票給我！（他也把支票藏起來）

太太 你打算怎麼樣？

傳道 不怎麼樣。

太太 把支票拿出來！（傳道不響）不肯麼？好！（取出自己身上的支票）我就把這張撕掉！

傳道（也取出支票）我不可以把這張撕掉麼！

洪流 算了吧，反正這樣大家不吃虧。撕了還是要重寫，太麻煩了。（一邊說，一邊若無其事地收回這兩張支票。他又坐下去繼續寫——）

傳道 你又寫什麼？

洪流（加快速度寫字）沒有什麼。（急忙把寫好的第三張支票蓋好兩個圖章）

太太 洪流，你這是幹麼？

洪流（把圖章交還他們）我和野萍合捐一千元，總不算過分吧。

傳道 你太……你簡直……問也不問一聲……

太太 拿過來！你也捐，我也捐，我這條老命都要給你們捐掉了！快拿過來！

洪流 不……我雖然沒有妹妹的身架大，難道我連大元寶都不如麼？

傳道 不是那麼說！

洪流 再說，要不是我從中說話，爸爸要三千，媽媽要八千，合起來倒有一萬多吶！現在一共只七千，連我和野萍兩個人的算在內，也不過是八千，還嫌多了麼？

野萍 放在我名下的，不過只五百塊錢。爸爸媽媽就算了吧，反正不會再加什麼花樣了。

太太 （嘆了一口氣）洪流，你最後寫的那張到底是不是一千？

傳道 給我看。

洪流 （很遠地張開支票）一文也沒有多寫。（傳道走近他，他又退這些。）不錯的，大寫的壹字。這樣已經看得清楚了。

傳道 壹字倒看清楚了。（再逼近洪流）下面……

洪流 （退遠些）我不會欺騙你的，爸爸。下面是個整字——一千元整，一角一分都沒有多寫呢。

傳道 唔……（不再看了）我眞怕你會在壹字下面寫一個萬字，那可就糟了！

太太 唉！得罪了什麼菩薩，出了你們這一夥救國的活寶！

（這時元寶帶健萍和柳影上）

野萍 哥哥，你來了。

健萍 唔。（對傳道太太）老親家，妳好。……洪流，事情成功了麼？

洪流 很圓滿地解決了。（獻出三張支票）你們的事呢？

健萍 我們分頭到十幾個裁縫舖里，加定了八千塊錢棉背心，明天晚上交貨，後天就可帶給前線的將士們去！

柳影 哎喲！忙煞了那些裁縫，現在就開始在趕工呢！

洪流 （樂不可支）那好極了。噢，老羅這傢伙呢？

健萍 半天沒見他。柳影，你跟他很那個，大概知道吧？

柳影 呸！害了我一個早晨，現在還要鬧這個玩笑！

（振夏急上）

洪流 你這傢伙，半天工夫找不到你！這兒一切都成功了——錢也夠了，棉背心明晚就有……

振夏 呀！謝天謝地！天曉得，我是到交涉車子來的；後天一早就有十輛卡車開到後援會門口來，把我

們的蠟燭和棉衣裝到前線去作反攻的準備呢，

元 實 密史羅，我可以不跟你去了吧？

振 夏 去！你能夠去最好。

傳 道 （緊張一下）怎麼……

洪流 他不必去了，因為他已經有了兩千元的功勞。

健 萍 老羅，你也不必再來找江小姐談戀愛了，因為她捐了五千。不過這場功勞究竟算你的呢？還是算她的呢？

振 夏 別開玩笑笑了。

（衆笑）

太太 （若有所思）你們搗什麼鬼？

傳 道 （恍然大悟）原來你們合夥兒……

野 萍 爸爸，這是他（指洪流）的點金術呢！

傳 道 點金術？（反血糊塗起來了）

洪流 爸爸，媽媽，現在我們代表前方將士，向你們熱心出錢的愛國份子行一個最敬禮！

(大家對傳道等敬禮。傳道等急忙回禮，但他倆却仍是茫茫然地……)

洪流 現在你覺得怎麼樣，野萍？

野萍 謝謝你們，不但把我落伍的思想轉變過來了，連我的頭暈病也似乎好了些。我現在相信：凡事要去爭取，勝利必會到來，所以中國抗戰能得到最後的勝利，乃是必然的事！

洪流 哈哈！連你這塊石頭也變成金子了！

柳影 (見健萍聚精會神地在寫什麼) 健萍哥哥，你躲在那邊是給誰寫情書麼？

健萍 你這孩子專門說俏皮話——我正在搜集材料，預備把這兩天的經過編成一個喜劇啦！

野萍 最好這個喜劇的名字就叫「點金術」吧。

(衆笑。可是傳道和太太却變成了兩隻呆雞。)

幕

82
33907

江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處字〇〇〇八號

著 者：梁 仁 遜

印刷者：中國合作圖書印刷所

經 售：力 學 書 店

分 銷 處：各 地 方 學 書 店 分 局 店

中華民國卅年七月初版。——二〇〇〇

版權所有。排演此劇須先徵得作者同意